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赤裸在狼群中

[德]布鲁诺·阿皮茨著
华宗德 徐晓蓉 肖 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赤裸在狼群中

[德] 布鲁诺·阿皮茨著
华宗德 徐晓蓉 肖 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Bruno Apitz
NACKT UNTER WÖLFEN

© Aufbau Taschebuch Verlag GmbH, Berlin 1998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图字:09-1998-163号

赤裸在狼群中

[德]布鲁诺·阿皮茨 著
华宗德 徐晓蓉 肖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6 字数 297,000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327-2303-8/I·1348

定价:18.60元



布鲁诺·阿皮茨

谨以此书
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
在富有献身精神的道路上
殉难的各国战友致敬。
书中许多人物，
用了他们的真名实姓
以示崇敬。

埃特斯山顶上，树木湿漉漉的，毫无生气地枯立在一片死寂之中。山也笼罩在这片死寂中，与周围的景色截然不同。凋零的败叶落在湿淋淋的地上，在严冬中闪着暗光，正在发霉腐烂。

这儿的春天姗姗来迟。

挂在树丛中的告示牌似乎在对到来的春天发出警告。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司令部管辖区。当心，生命危险！无口令继续前进者格杀勿论。”下面标着一个骷髅和两根交叉的白骨。

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一个黄昏，连绵不断的蒙蒙细雨打湿了五十名党卫军的大衣。他们站在混凝土站台的顶篷下躲雨。这个站名叫布痕瓦尔德车站，是魏玛通向这个山顶的铁路终点站。集中营就在车站附近。

在宽敞的、向北倾斜的操场上，囚徒们正在站队进行晚点名。一个营区挨着一个营区，囚徒中有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法国人、犹太人、荷兰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有圣经研究者^①，有刑事犯……黑压压的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组成了一个整整齐齐的巨大方队。

今天，列队的囚徒们都在窃窃私语。不知是谁给集中营带

① 国际圣经研究协会会员，该协会在一九三三年遭纳粹禁止，因它反对武力和一切国家机构。

来了一个消息：美国人在雷马根渡过了莱茵河……

“你知道吗？”区囚徒长龙基问赫伯特·博霍夫。博霍夫挨着龙基站在三十八号营区的第一排，他点了点头。“据说他们还筑了一个桥头堡呢。”

朔普站在第二排，在他俩的背后悄悄地插了句：“雷马根？——那还远着呢。”没人答理他。他若有所思地朝博霍夫的颈脖子眨巴着眼睛。朔普是集中营的电工，他有着一张圆嘴，黑边眼镜的后面睁着一双浑圆的大眼睛。听了这则消息，他那总是带着诚挚和惊奇神色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营区里的其他囚徒也交头接耳起来。龙基轻轻说了声“当心”，打断了大家的耳语。区队长都是些党卫军的下级军官，他们从高处下来，散向各自管辖的营区。耳语声戛然而止，一张张呆板的脸上隐匿着激越的神色。

雷马根！

不错，它离图林根还多远呢。

不管怎么说，红军已穿越波兰直逼德国，决定性的冬季攻势已使西线行动起来。

这消息使囚徒们的心境失去了平静，但他们脸上却毫不动容。

他们默不作声地站着，前后左右排得整整齐齐，目不转睛地盯着党卫军区队长，他正从队列旁走过，数着囚徒。一切如常。

在高处的门旁，集中营总囚徒长克雷默尔把营囚徒清册交给总值星官。然后，按惯例独个儿站在巨大的方队前面。他尽管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但他的脸色也同他背后数万人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各区队长向总值星官赖内博特报告后，稀稀拉拉地站在门

旁，因为还得个把小时才能点完名。赖内博特终于走到立式扩音器前：

“立——正！”

巨大的方队站得笔直，一动也不动。

“脱——帽！”

囚徒们霍地一下从头上扯下满是油垢的帽子。集中营副长官克卢蒂希站在大铁门旁，听取赖内博特的汇报。

他懒洋洋地举起右臂。

几年来，集中营里就一直是这样的例行公事。

此时，那则消息在朔普头脑中激烈地翻腾着。他怎能缄口不言，不由得冲着博霍夫的脖颈，从嘴角边挤出一句话来：

“上边那帮家伙马上会吓得魂不附体……”

博霍夫神情木然，脸上的皱纹中却隐含着笑意。

赖内博特又走到扩音器跟前：

“戴——帽！”

刷地一下，满是油垢的帽子又飞回头上，飞得那么快，以致有的前倾，有的后仰，有的歪向一侧，囚徒们看上去活象是一伙乐天知命的哥儿们。这简直不成体统，严明的军纪成了儿戏。赖内博特习惯地对着扩音器吼叫：“戴正！”

数万人重又把帽子挪正。

“戴帽完毕！”

他双手啪地一下紧贴裤缝。这下子囚徒们的帽子总算戴正了，方队直挺挺地站着。

集中营里党卫军对战争装聋作哑。在这儿，时光一天天地消逝，又似乎凝滞了，一切依然如故，但是，江河却随着日月本能的推移而流动。几天前，科尔贝格和格劳登茨“……在敌人占优

势的激烈战斗中失守……”

这些好样的红军！

“在雷马根渡过了莱茵河……”

盟军的钳形包围圈已经缩小！

赖内博特还通知：“杂物存放间的囚徒各就各位，营区理发员去浴室！”

这个命令对集中营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不过是说明又来了一批囚徒罢了。最近几个月来经常如此。东面的奥斯威辛、卢布林等集中营已经撤迁。

尽管布痕瓦尔德已挤满了囚徒，但还得来多少收多少。几乎每天都有，新来囚徒的数字如同体温表的水银柱一样直线上升。把这些人往哪儿塞呢？于是，不得不在集中营的各个角落搭起临时棚屋。成千上万名囚徒被赶进昔日的马厩，外面再拉上两道铁丝网，从此就把这儿形成的营房叫做“小营”。

这是营中之营，它与集中营的营房互不相通，有其独特的生活规律。来自欧洲各国的囚徒就被关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家在何方，没有人能猜出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使用的语言别人也不懂。这些人无姓无名，也毫无表情。

囚徒从其他集中营转来时，有一半不是病死在迁徙途中，就是惨遭押送的党卫军的枪杀，尸体就地丢弃。这样，残存的囚徒同押送名单就对不起头来，登录的囚徒的编号也就乱了套。究竟哪个号是活人，哪个号是死人？这些人叫什么，来自何方？无人知晓。

“回——营！”

赖内博特关上扩音器。巨大的方队活跃起来，区囚徒长指挥着各自的队伍，一个个营区相继离去。人群组成的巨型图案

渐渐消散，人流顺坡而下离开操场，向各自的营房涌去。党卫军区队长也消失在高处的大门里。

与此同时，一列满载囚徒的闷罐车驶进车站。车还未停稳，一些肩背卡宾枪的党卫队队员就沿着列车奔跑起来。他们拉开门闩，踢开车门。

“滚出来，臭猪猡！滚出来！滚出来！”

囚徒们紧紧地挤在狭窄的、发出恶臭的车厢里。突然进入的氧气使他们头晕目眩。在党卫队员的吆喝声中，囚徒们你推我搡，连滚带爬地挤出车门。另外一些党卫队员就把他们胡乱地撵在一起。

车厢象迸裂的脓疱，把人和物全部吐出来。最后一个跳下车的，是个波兰籍犹太人，名叫查哈利阿斯·扬柯夫斯基。当他转身拖箱子时，一个党卫队队员朝他手上捅了一枪托。

“犹太猪猡，该死的畜生！”

那个党卫队队员恶狠狠地把箱子朝他掷去，查哈利阿斯·扬柯夫斯基好不容易把它接住了。

“你这个猪猡，箱子里面兴许装着诈骗来的金刚钻吧？”

扬柯夫斯基使劲拖着箱子，一头钻进人群掩藏起来了。

一群党卫队员爬进车厢，用枪托驱赶着车内的病号和精疲力竭的人，把他们象口袋一样甩下来。死者仍留在车上，躺在长途行车中好不容易才给他们腾出的角落里。有具尸体半竖着身子，脸上还在傻笑。

几乎在每个营区的墙上或区囚徒长的桌上都贴着地图。区囚徒长通常由有经验的、在集中营里呆了多年的囚徒充任。这些地图是以前从报上剪下来的。那时，法西斯军队正越过明斯克、斯摩棱斯克、伏雅斯马向莫斯科进逼，继而穿越敖得萨、罗斯

托夫直指斯大林格勒。

区队长都是些打人成性的党卫军恶棍，那时候，他们还容许张贴这些地图。心情愉快时，还吹吹军号，高奏凯旋曲；有时甚至用手指轻轻敲着这些俄国地名，趾高气扬地说：“喂，你们的红军哪儿去啦？”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他们对这些地图故意视而不见，也避而不看囚徒们划在上面的粗细不一的蓝、红、黑线条。印在薄薄的报纸上曾经是战场的那些地名，如戈麦尔、基辅、哈尔科夫……经过上千个指头成千次触摸，已变成了一块块黑斑。

现在，谁还会对这些地名感兴趣？

眼下大家感兴趣的是科斯钦、什切青、格劳登茨，是杜塞尔多夫和科隆。

即使这些地名大多已成了模糊的斑点，也常有人在旁边写着、划着，擦了又写，写了又擦，直至纸上再无落笔之处。

上千个指头成千次地沿着这些战线划着、划着，继而又将它们擦去，最后连纸都被捅破了。战争行将结束，势不可挡！

囚徒们蜂拥而入，整天价静悄悄的营区顿时充满了一片嘈杂声。一群人象葡萄串似地簇聚在地图旁。

朔普挤进三十八号营区，大伙儿正围在龙基的桌旁研究地图。

“雷马根——在这儿，在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

“离魏玛还有多少公里？”有人问。

朔普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态，他眨巴着眼睛，暗暗思忖：“要是他们来的话……”

他用手指沿着盟军行将经过的路线划去：爱森纳赫、朗根萨尔察、哥达、埃尔富特……

“如果他们到了埃尔富特，那也就等于到了布痕瓦尔德。”朔普没再想下去。

他们什么时候到呢？几天以后，几星期以后，还是几个月以后？

“只好耐心等待，不过我感到前景不妙。你以为上面那帮人会把我们交给美国人吗？他们早就会把我们都干掉的。”

“你别现在就吓破了胆。”朔普叱责这个持怀疑态度的人。值勤员恼怒地朝人群嚷道：“你们还想不想拿吃饭家伙？”

接着响起一片木屐蹬地的卡嗒声和饭碗磕碰的丁当声。

运来的囚徒被党卫军编成一列长队，他们在这些野蛮的流氓的警戒下，步履艰难地朝集中营走去。

扬柯夫斯基猛的一下窜到队伍的中间，逃过了党卫军的拳打脚踢。队列中谁也无法顾及他人，各人都为自己不可捉摸的前景而忧心忡忡。病号和精疲力竭的人只是在动物般生存欲的支配下，勉强地挪动着双腿。队伍沿着通向集中营的道路，踉踉跄跄地穿过大门进入营地。

扬柯夫斯基那只被打得失去了知觉的手，耷拉在腕关节上，象是不再属于他似的，又象跟他过不去似的，痛得直钻心。但是，当他一想起那只箱子，就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疼痛了。

说什么也得把这只箱子带进这个陌生的集中营大门。

扬柯夫斯基眨着一对机灵的眼睛，四下窥探着，随着人群涌进了狭窄的大门。亏他有经验，才得以巧妙地躲藏了起来，没引起党卫军的注意，顺顺当当地进了集中营。

他竟然把箱子带了进来，这真是个奇迹。扬柯夫斯基吓得直哆嗦，他索性什么也不去想，以免赶跑这一奇迹。他只热切地相信一件事：仁慈的上帝决不会让这只箱子落到党卫军手里。

在操场上，队伍又重新整了整。

扬柯夫斯基使出最后的力气，迈着较稳健的步子，随着队伍朝营房走去。可不能走得踉踉跄跄，否则会惹人注意的。他感到太阳穴在嗡嗡作响，但硬是撑着。当他看到周围全是囚徒时，心里感到踏实、宽慰了许多。

队伍来到高高的石头房之间的空地上。各营区的理发员已排成一溜儿坐在自带的小凳上。这儿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刚来的人得脱衣，洗澡。这并不那么简单，一个党卫军下士在人群中嚷着，吼着，象撵鸡似地赶得囚徒团团转。

总算平静了下来。下士进了浴室。这时，扬柯夫斯基才疲惫地在石头地上坐了下来。手上针刺般的疼痛渐渐消失，只感到脉搏在沉重地跳动。他耷拉着脑袋坐了好一会，突然被人猛一推，不禁一怔。推他的原来是一个随队伍同来的囚徒，此人是集中营自卫队成员，他站在扬柯夫斯基面前，操着波兰语说：“你，别睡觉。”

扬柯夫斯基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大部分人已经剥去了槛楼的衣服，光着身子。这些可怜的人站在理发员跟前，水龙头喷射出来的蒙蒙水珠，使他们冷得直打哆嗦。理发员用推子把他们全身的毛发剃了个精光。

扬柯夫斯基试图用那只完好的手脱下他那件不象样的衣服。集中营自卫队员，那个波兰人在旁帮他忙。

这时有两个囚徒来回走动，在脱下的衣服里搜寻着什么，偶尔还把口袋或用绳子系好的包包捡起来查查。

扬柯夫斯基一愣。“他们在这儿找什么？”

集中营自卫队员转身朝那两个人亲切地笑笑。

“他们是杂物存放间的赫费尔和皮皮西。”

他指着箱子做了个让人放心的手势。

“这里没有人偷你的东西。走吧，朋友，剃头去！”

扬柯夫斯基定了定神，光着脚板，踩着尖利的碎石，朝理发员走去。

浴室入口处又拥挤又喧闹，党卫军下士正在把新来的囚徒赶进一只大木桶。

一批五、六个人，浸泡在消毒碱水里，用久了的碱水发出阵阵臭味。

“把脑袋泡进去，你们这些臭畜生！”

下士手里拿着一根粗棍棒，在囚徒们剃得光光的头上挥舞，一颗颗脑袋倏地没入臭水里。

“这家伙准是又喝醉了。”皮皮西嘟哝着。他身材矮小，双腿稍有点罗圈，曾在德累斯顿当过排字工。

赫费尔未加理会。他踢踢扬柯夫斯基的箱子：“我倒想知道他们带些什么来了……”

皮皮西向箱子弯下身子，这时扬柯夫斯基磕磕绊绊地扑了过来，嘴唇直哆嗦，唾沫飞溅地向他俩说个没完。他们却压根儿不懂这个波兰人在说些什么。

“你是谁？”赫费尔问，“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

这下子波兰人似乎听懂了。

“扬柯夫斯基，查哈利阿斯，华沙。”

“这箱子是你的？”

“Tak, Tak. ①”

① 波兰语：是的，是的。

“里面装的是什么？”

扬柯夫斯基边说边打手势，双手护着箱子。

这时，下士从浴室里冲出来，一边咒骂着，一边撵开人群。赫费尔赶紧把这个波兰人推进赤身裸体的人群里，免得惹人注意。不巧扬柯夫斯基正好撞在下士的手里，下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猛地把他们推进了浴室。

扬柯夫斯基只好爬进了浴桶，接着又被那些惊恐的人推推搡搡，挤进了里屋的浴间。

湿润的热气熏着他那冻僵了的身子，他感到遍体舒适，在莲蓬头下，他浑身酥软，紧张和恐惧顿时化为乌有。他的肌肤贪婪地吮吸着热气。

皮皮西好奇地俯身打开箱子，随即又赶紧合上箱盖，惊愕地抬头望着赫费尔。

“什么？”

皮皮西又微微打开箱子，刚够赫费尔弓身朝里看上一眼。

“天哪，快关上！”他厉声说。随即挺直身子，惊惶不安地朝浴室望去，下士正在浴室里呢。

“要是给他发觉……”皮皮西悄悄地说。

赫费尔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把它拿走！藏起来，快！”

皮皮西象小偷似地朝浴室瞟了一眼。在他确信没被旁人察觉后，急忙提起箱子，匆匆朝石头房子奔去，随即在屋后消失了。

列昂尼特·波戈尔斯基于里间的莲蓬头下来回打量着新来的囚徒。他只穿了一条薄薄的粗麻布裤，脚上趿着木屐。水珠溅在他那健壮的身躯上，闪着光泽。这个俄国人是浴室囚徒组长，他最喜欢暗地里跟新来的人接近。下士正在浴桶旁乐着呢，

此时他是不会到这儿来找他麻烦的。

这些惶恐不安的人陶醉在水的温暖中，他们进这个集中营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平静。仿佛水把一切不安、害怕以及他们所经受的恐怖荡涤殆尽。波戈尔斯基对这种一再反复出现的变化是熟悉的。他还年轻，不满三十五岁。集中营的法西斯分子并不知道他曾经是个空军军官，把他当成普通的俄国战俘，从战地俘虏营转到了布痕瓦尔德。波戈尔斯基尽力不暴露自己的身分。他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 ILK 成员。这是集中营里的一个绝密组织，除了少数几个了解内情的人外，没有一个囚徒知道这件事，更不用说党卫军了。

波戈尔斯基在莲蓬头之间来回走着。只消他微微一笑，就足以使新来的囚徒心里感到踏实一些。他在扬柯夫斯基跟前停下，端详着这个闭着双眼，沉湎在温水抚慰中的瘦弱的人。

“他此刻会想些什么呢？”波戈尔斯基思忖着。他安详地微笑着，用道地的波兰话问：“你们在路上走了多久？”

扬柯夫斯基从遥远的、陌生的梦境中猛然惊醒，吃惊地睁开双眼。

“三个星期。”他笑着回答。虽然经验告诉他，沉默是最可靠的自卫，尤其在这样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里，但是，他突然觉得现在需要向人披露心迹。

他匆匆谈起了到布痕瓦尔德的经过，说时目光游移不定。他还讲了撤退时的惊恐情景。几个星期来，他们在公路上奔波，又饿又累，没有休息，不得安宁——夜里，他们被驱赶到田野上，大家精疲力竭地倒在雪地里，翻耕过的田地冻得象石头一样坚硬。为了抗御夜间的严寒，人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有好多入再也走不动了。押送他们的党卫军就穿过田野，开

枪把他们活活打死，农民把尸体就地掩埋了。有好多人在途中倒下，接着就可以听到嗒嗒嗒的卡宾枪声。每次枪一响，队伍就被撵着前进。

“快跑！你们这些畜生！快跑！快跑！”

扬柯夫斯基沉默了一阵，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波戈尔斯基问道：“从奥斯威辛出发时有多少人？”

扬柯夫斯基低声答道：“三千人……”

他脸上掠过一丝恭顺的微笑。他本想再说些什么，似乎急于要把箱中的秘密悄悄地告诉这个陌生的集中营里的随便哪个人，就在这时，下士让人关上莲蓬头，又赶了一批囚徒进来。

扬柯夫斯基蹒跚地走了出来，外面既阴湿又寒冷。

箱子不见了！

赫费尔正等着这个波兰人，他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轻声说：“别嚷，没事！”

扬柯夫斯基明白他应该保持冷静。他凝视着这个德国人，后者催促他：“拿上你的衣服，快走。”

赫费尔把衣服甩到扬柯夫斯基的手臂上，不耐烦地把他推到队列中去。他们洗完澡，得去更衣室脱下脏衣服，换上干净的。

扬柯夫斯基对这个德国人唠叨个没完。虽然赫费尔不懂这个波兰人在说些什么，但听得出，他那滔滔的话中隐含着恐惧和忧虑。赫费尔拍拍他的肩膀，叫他放心。“是的，是的，一切都很好。你只管走吧，走吧！”

扬柯夫斯基随着拥挤的人群向衣服存放间走去。“没出乱子？一点也没出乱子吗？”

赫费尔点点头示意他离开。“没出乱子，一点也没出乱子……”